

游踪

朵美之春

□ 潘云松

春天的朵美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色彩斑斓的季节。

3月底的一个周末，我们驱车前往朵美村。朵美村隶属鹤庆县龙开口镇，古名“大帽”，因村西大石岩顶形如圆帽而得名，后谐音雅化为“朵美”。

朵美村位于云岭山脉金沙江畔，海拔1168米，年平均气温25℃，属干热河谷气候，冬季无严重霜冻，适宜沃柑生长。同时，金沙江沿岸的疏松肥沃土壤和便利灌溉条件，为沃柑的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基础。依托资源优势，朵美的沃柑种植形成区域特色产业。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技术引进和种植大户示范，实现种植面积快速扩张，全村沃柑种植面积有数千亩。

春季的金沙江畔，大自然正用黄绿相间的笔触描绘朵美村的丰收图景，我们驱车沿着江畔的盘山公路行驶，到朵

美村段附近，但见两山夹峙间，数千亩沃柑园正以最热烈的色彩拥抱春天，层叠的梯田式果园沿着山势铺展，苍翠欲滴的枝叶织就绵延起伏的绿毯，其间缀满的金黄果实，像被阳光凝固的雨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

果农们散落在梯田状的果园里采摘，路边的沃柑堆成一座座金色小山。公路边，果农们正将沃柑分拣装箱。抵不住诱惑，我们靠边停车，以1.5元1斤的价格买了满满一筐沃柑。掰开那层看似坚韧实则柔韧的金色外衣，沃柑果粒在齿间爆裂，酸甜汁液裹挟阳光滋味，瞬间点亮味蕾，味觉转为蜜糖般的甜，舌间尽是柑橘清香的味道。果农李大姐说：“我们这里的沃柑甜中带酸，味道非常好，而且存放时间久，放家里半个月还是水灵灵的，最难得的是病虫害少，不用总打药，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

驱车前行，进入朵美村，我们把车

停在朵美渡口附近一个可容纳150余辆小汽车的标准生态停车场，江边公园的美景吸引了我们的脚步。下车步行至江边公园，这里是一条崭新的沿江休闲步道和一个风景优美的集镇公园，现在成了朵美村居民茶余饭后闲暇时间散步锻炼的集结点。

近年来，鹤庆县龙开口镇朵美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项目建设，不断完善道路、给排水、商贸集镇等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朵美村金沙江沿岸和堤岸区改造项目投资1700多万元，新建了一座中心公园，栽种各种绿植500余株，完成植草近2万平方米。沿江公园的建设不仅改善了金沙江沿岸环境，也为朵美村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曾经的塌陷区、泥泞道路，变成了停车场、凉亭、观景桥和休闲娱乐场所。漫步朵美村江边，绿草如茵，沿江铺展，像被春风熨平的绒毯，江风习习，裹挟着金沙江的水汽与远山的

果香，时而轻抚面颊，时而调皮地掀起衣角。

我们走到江边公园的六角亭，在此歇息的68岁村民彭大哥和我们说：“自从这个江边公园建好后，我几乎每天都来一趟，看看江水和江畔的绿色，心情愉快，有时碰到朋友熟人，还可以在这里聊聊天，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里已成为朵美村人不可缺少的去处了。”

春风拂过朵美，碧蓝的金沙江水蜿蜒流淌，与沿岸绿草如茵的景致相映成趣。漫步江畔，不远处的沃柑林缀满金黄果实，宛如繁星点缀山野，为这片土地披上绚丽的色彩。蓝天之下，青山环抱，江水澄澈如练，草坪的绿色与沃柑的金黄交织，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图景。春天的朵美，自然与丰收相融，绿叶的生机，金果的甜蜜，村民们眼角眉梢藏不住的笑意，都在召唤人们前往朵美，感受那里的斑斓色彩与丰收的喜悦。

美食地理

鹤庆蚕豆圆子



□ 李庆芳 洪恺 张玲 文 / 图

三月芳菲至，四月绿意浓，恰是蚕豆青青时。当春天的画笔涂抹大地，鲜嫩的蚕豆便进入人们的视野，带着春的馈赠，跃上餐桌，以其鲜美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撩拨人们的味蕾。蚕豆以各式各样的吃法，开启了人们对春天味道的探索之旅。而蚕豆圆子，以其小巧圆润之姿、焦香软糯之味，成为“春菜”的宠儿。

制作蚕豆圆子好似一场春日的仪式，工序复杂但又充满乐趣，每一步都需要十分细致和耐心。从田间采摘的新鲜蚕豆，经过两次华丽的蜕变，才化作这道佳肴的主角——豆米。同时，菜地里的茴香和土缸里的腊肉也迫不及待要和豆米碰撞出美妙的滋味。将茴香和腊肉洗净切碎，葱头、生姜、米粉、鸡蛋、调味料

等一一备好。随后，把豆米倒入臼臼，加入少许米粉，用杵一下下地轻捣，将春天的味道细细研磨。待捣成泥状后，将其倒入盆中，依次放入茴香、腊肉、鸡蛋、调味料等，搅拌均匀。一场味觉的盛宴即将拉开帷幕。锅中加入适量菜籽油，待油热至七成，将和好的蚕豆泥揉捏成一个一个圆形小饼，放入油锅中。随着“滋滋”的声响，经过热油的洗礼，蚕豆圆子表面由嫩绿逐渐变为金黄，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当香味弥漫，香喷喷的蚕豆圆子便制作完成。

三五好友，围坐桌旁。欢声笑语间，满口豆香绽放在舌尖，荡漾在心头，仿佛将整个春天都含进嘴里。这蚕豆圆子，是鹤庆人家餐桌上必不可少春日珍馐，更是远在他乡游子心中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

生活笔记

奔跑在核桃林间

□ 霍永安

四月的漾濞，核桃林的新叶正层层舒展开来，给苍山西坡披上了绿衣。乡愁马拉松年度接力赛的起点——石门关前大草坪上已聚满了人。

我跟着人流出发。核桃树的影子在路面织成凉席，偶尔有松鼠从枝头跃过，惊落几点光斑。跑过“云上村庄”时，一位阿婆在家门口售卖着几瓶蜂蜜和一些核桃，见我跑过，向我们竖起大拇指，笑着喊：“加油，折返点核桃文化广场就在前面！”她身后的青瓦上，炊烟正裹着松木香向参赛选手招手。

前7公里是缓坡。步道、泥土路、砂石路、石阶路错落分布在万亩核桃林中，是对跑者体力与耐力的挑战。临近折返点，石阶路突然陡峭起来，汗水顺着下巴砸在号码布上，呼吸声变得粗重。身边一位穿红色背心的大叔停下来擦汗，见我盯着他背后“大理跑团”的字样，便喘着气说：“去年我在这摔了一跤，今年特意来‘报仇’。”我们互相鼓劲往上爬，终于站上观景台，俯瞰脚下的壮美山川，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脚下是蜿蜒玉带的漾濞江，远处村落的屋顶像撒在绿毯上的棋子，出发时觉得高不可攀的山峰，此刻也温顺地伏在脚下。

回程的下坡路突然变得轻快起来，像有人解开了绑在我腿上的沙袋。遇见亲子组的队伍中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牵着爸爸的手，奶声奶气地数着台阶：“一百、一百零一……爸爸，我们是不是在爬天上的楼梯？”父亲额头挂着汗，配合着她：“是啊，说不定到终点还能摘到云呢。”父女俩的影子叠在核桃叶的光影里。经过

滴水台时，小姑娘突然蹲下捧水洗脸，银铃般的笑声惊飞了溪边的蝴蝶，也让我想起自己小时侯，总以为奔跑时扬起的尘风，藏着所有好玩的秘密。

在石门关广场上，忽烈烈烤全羊的香气已经飘来。领奖台上，拿了冠军的小伙子举着奖牌直晃：“这奖牌比我上次的奖牌还沉！”台下哄笑起来。最热闹的是亲子组颁奖，主持人问最小的选手跑下来累不累，扎马尾的小姑娘仰着脸说：“不累！我和妈妈捡到了三朵蒲公英，一朵送给了路过的蝴蝶。”她的话让周围响起阵阵的掌声，像春风拂过核桃林。

石门关的小吃街也热闹起来，石板路泛着暖金色。卖烤乳扇的阿姐见我盯着她手中翻飞的乳扇，便笑着问：“要加玫瑰酱还是花生碎？我们漾濞的乳扇，揉进了苍山的云呢。”我要了份双拼，乳扇在口中化开，广场上飘来打歌的鼓声。循声望去，空地上彝族姑娘的银饰在阳光下闪着光，小伙子们的大刀舞得虎虎生风，连路过的小狗都摇着尾巴，跟着节奏打转。

我坐在石阶上歇脚，风穿过核桃林送来沙沙私语。在好友阿丽的鼓励下，我第一次参加马拉松，不是为了超越谁，而是为了遇见，遇见供给点上的志愿者们递来的矿泉水，遇见云上村庄飘来的核桃香，遇见亲子组小女孩掌心蒲公英，遇见打歌时陌生人邀你共舞的那双手。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终点的奖牌里，而在奔跑时掠过耳畔的风声里，在与陌生人相视一笑的温暖里，在群山环抱中突然懂得：原来我们拼命往前跑，有时也是为了追上那个，被城市喧嚣模糊了的，最本真的自己。

大理 文物说

白崖城及金殿窝遗址



白崖城及金殿窝遗址，位于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委会。据《新唐书》载：“白崖昆陀山下白国张龙佑所筑”。《蛮书》云，白崖城“依山为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环流，唯开南北两门。南隅是旧城，周二里……旧城内有池方三百余步，池中有楼舍，云贮甲仗”，又载“东北隅新城，大历七年阁罗凤筑也，周四里……城内有阁罗凤所造大厅，修廊曲廊，厅后院橙积青翠，俯临北塘”。白崖城，又名彩云城、文案洞城，在古城村，占地面积91000平方米，现存城墙基宽12米以上，城墙夯土层厚8—10厘米。金殿窝在白崖城东北，现存旗墩、跑马场、洗马塘等遗址。2003年12月，白崖城及金殿窝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成瑾 文 / 图]

史海钩沉

九鼎山今昔

□ 李树华

明末以前，经云南县（今祥云县）洱海卫（今祥云县城古城街）北上，越过九鼎山、梁王山的这条路，是通往大理、宾川方向的必经之路。徐霞客当年从云南县前往大理及宾川鸡足山时，走的就是此路。

几百年来，这条蜿蜒于高山深谷间、贯通滇中和滇西的商贸通道，是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的走廊，作为走廊重要节点的九鼎山及隐藏于其悬崖间

的九鼎山，自然成为当地土人、过往旅客和地方官员争相歌咏的对象。因九座奇峰高耸林立，远眺如九只错落有致的宝鼎而得名九鼎山，又名“宝泉山”，古称“九鼎云峰”，距祥云县城8.5公里。据成书于光绪年间的《云南县志》载：“九鼎云峰，在县治之北十五里，九峰突兀，望之簇如青莲。一曰凤鸣，二曰狮子，三曰揽霞，四曰招鹤，五曰峨嵋，六曰侍仙，七曰中秀，八曰凌霄，九曰飞云峰。各有洞，曰古佛洞、弥陀洞、豹隐洞、羊浮洞、飞阁悬崖、琳宇清幽，为邑奇观。”古人的想象力真不可小觑，一座山，九个峰，竟根据其形状冠以如此贴切的名字，足令今人自愧不如。

和水目山一样，九鼎山的开发也始于唐代，而大兴土木，则是明嘉靖年间的事。彼时，一个名叫明寂的僧人，带领众人在山峰间建造了五座楼阁，三座飞檐阁，即华严阁、三教阁、妙胜阁。此外，还建有毗卢阁、玉峰庵、望春亭、碧霞庵、龙泉寺、土主庙、南北双塔等寺庵殿阁，使九鼎山成为风景名胜之地。明代知府黄元治，曾在《九鼎山歌》一诗中，描写过九鼎山众多的亭台寺阁，诗曰：“梁王山外揽九峰，峰峰石崖削空。九点危峰九座寺，寺寺嵌在崖缝中。削崖少路多是阁，十阁八九相联络。一二不连崖断边，石梯石梯复穿窟。”

尽管众多的古建筑今人已无法看到，但其流光溢彩的模样还是跃然纸上，让人充满想象。只可惜，命运多舛的九鼎山庙宇，在历史上曾数次遭到人为的毁坏。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鼎山寺庙宇被毁后，仅存元明时期的南北塔及天然的五个佛洞。近年来，部分庙宇再次得以恢复重建。

九鼎山声名远播的建筑，当属玉峰寺旁彼此相距60米的一南一北两座古塔。据南塔北面的碑刻显示，双塔建于明代嘉靖十九年，也就是1540年。如此说来，这两座塔，已在风雨中耸立了484年的时光。让人不解的是，双塔不仅高度不一，其建造结构也不一样。北塔高7米，分7级，为密檐式实心六方形塔。南塔塔檐均用三层方砖叠涩出挑，第一层为犬牙状，第四级上有小金洞一个，塔刹是石雕宝珠顶。南塔高9米，分9级，为密檐式实心方形塔，有基台塔座，平面呈方形，实心，每级四面各设一龛洞，龛洞内置有烧制的陶质28宿像各一个。最上一级南北两面各镶一大理石碑，南面碑刻“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多宝如来”字样；北面碑刻“明嘉靖拾玖年吉旦”，塔刹为石雕宝珠顶。

如此形式不一而又有些复杂的建

筑，无疑代表着宗教的某些意义。如果有人对明代云南县的宗教流行和传播感兴趣的话，九鼎寺双塔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宗教活化石之一，值得深入研究。

鲜为人知的是，在九鼎寺北面的山坡上，分布着一片当地人称之为“和尚坟”的明代覆钵式塔林。这些塔，有石塔和砖塔两种结构，每座塔均由塔刹、塔身、须弥座、地宫四个部分组成，可谓“上塔下墓”。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塔下的地宫，也即墓室。由正中留有的墓口深入其中，只见四周用青石镶砌而成的地宫内，四壁皆用青石砌成七八层不等的台级，每个台级上分布着五六不等不等的龛洞，每个龛洞内可置放5—8个骨灰罐。如此算来，每个地宫内可放置的僧人骨灰罐，达数百个。沧海桑田，时光荏苒，历经几百年风雨的侵蚀，九鼎山塔林的一座座塔身，在时光中相继倒伏于荒草中，仅存建在塔下的地宫墓穴，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过去九鼎山曾经辉煌历史的探究……

谁能想到，与今天与世无争、清凉如水的现状相比，几百年前曲径通幽的九鼎山，却是一个善男信女朝拜、文人骚客雅集的地方。

古人形容，登云南县九鼎山，会“令人有扶生翼之想”，感叹其“真奇观也”。故此，不少文人士子，还有地方官员，只要一有空闲，就会相约于九鼎山，在亭台楼阁间烹茶煮茗，于松风明月中吟诗作对。

这些文人骚客中，最著名的当数位列“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文学家、学者、官员，四川新都人杨升庵。这位博览群书的学者，曾云游到九鼎山，并赋诗二首，其《九鼎山》诗曰：“路绕羊肠转，云从马首开。半崖草树绿，绝壁倚楼台。碧洞鸣寒玉，丹邱问劫灰。佛缘甘苦寂，僧行厌喧。野鹿衔花到，山禽荐果来。独耽尘外趣，人世莫猜猜。”

此外，曾任刑部尚书郎，后调任姚安知府的福建晋江人，著名思想家李贽，也曾于九鼎山挥笔写下流传数百年的《九鼎山感事》一诗：“极目天空心不碍，远山近日月多。蓬蒿功业应在在，留得古塔奈若何。元碑元碑风雨剥，古塔古塔九鼎错。尘寰匆匆三车演，暇日曾波大渡河。”这位明代著名思想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在九鼎山触景伤情，在岁月的无情流逝中感叹世事的兴衰。在明代歌咏九鼎山、九鼎寺的诗歌中，留传至今的有数十首。这些诗歌的作者中，有洱海卫兵备道按察副使胡维新，都察院副御史赵汝濂，澜沧兵备道按察副使，曾在云南县城南建“九峰书院”的鸣鹤，明代著名学者、诗人、晚明闽诗派代表人物之一、《滇略》作者谢肇淛，江西丰城进士、按察副使、曾捐千缗建文峰塔于板桥青石山顶的熊鸣岐，明万历年间参政右参政、南昌进士姜忻，云南参政、江西副使陈圣典。

曾为后人留下歌咏九鼎山诗句的，还有曾到九鼎山视察的官员、旅行的士人。这些人中，有周臣、路承熙、董准、常道立、谢台卿、姜忻、陈荀产、徐凤翔、王士性、邓原岳、僧心实、黄元治、王地山……

大理美



古城夕照

巍山古城拱辰楼在夕阳中美轮美奂，让人心醉。
[通讯员 李雪媛 摄]